


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

胜利80周年

晒书记

□ 向思宇

—

1940年深秋，中国进入抗战的第十个年头，像是在诉说抗战的艰苦和恶劣，低矮的天空阴沉，原野和大地一片肃杀。10月5日，中央研究院史语研究所，从昆明向四川宜宾李庄进发。与通常的迁徙不同，这次迁徙的主要物资是十三万多册中文古籍、一万多册外文书籍和两万多册中外杂志，装了满满七辆十轮大卡车；运输如此多的书籍，相当于搬迁一个大中型图书馆。

押运大卡车的是三辆史语所迁徙人员和家眷乘坐的带篷汽车。

一大早，这支由物资和人员组成的特殊车队，从龙头村开出，上滇缅公路，朝着东南方向的宜宾驶去。近六百公里的路程，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行驶了近半个月，途经云南曲靖、宣威、贵州毕节、遵义和四川泸州、叙永等地。

一路走来，见闻多，感慨也多。有云南曲靖夜访小篆碑（篆宝子碑）的兴奋，宣威城寨首示众的干巴人头的恐怖，也有贵州毕节女郎的貌美如花，还有被困川东“黑石头”小站挨饿的窘迫。其中，“三十七部会盟石城碑”背后的碑文记忆尤其深刻：

明政三年，岁次辛未，宣渝足屈奉承统率戎行，委服恩，抚安边塞。是以剪除之众镇长奇宗、求州首领代连弄、覆履磨乃等三邑，统置之众镇。以二月八日回军，至三月七日到石城，更讨打贼郎羽令、阿房田洞、合寨卅七部女考伽诺、十二将弄略等，于四月九日斫罗沙一遮，兼颁赐职赏。故迺共约盟誓，务存久长，上对众圣之鉴知，下揆一德而血占血……

一路走来，见闻多，感慨也多。有云南曲靖夜访小篆碑（篆宝子碑）的兴奋，宣威城寨首示众的干巴人头的恐怖，也有贵州毕节女郎的貌美如花，还有被困川东“黑石头”小站挨饿的窘迫。其中，“三十七部会盟石城碑”背后的碑文记忆尤其深刻：

明政三年，岁次辛未，宣渝足屈奉承统率戎行，委服恩，抚安边塞。是以剪除之众镇长奇宗、求州首领代连弄、覆履磨乃等三邑，统置之众镇。以二月八日回军，至三月七日到石城，更讨打贼郎羽令、阿房田洞、合寨卅七部女考伽诺、十二将弄略等，于四月九日斫罗沙一遮，兼颁赐职赏。故迺共约盟誓，务存久长，上对众圣之鉴知，下揆一德而血占血……

一路走来，见闻多，感慨也多。有云南曲靖夜访小篆碑（篆宝子碑）的兴奋，宣威城寨首示众的干巴人头的恐怖，也有贵州毕节女郎的貌美如花，还有被困川东“黑石头”小站挨饿的窘迫。其中，“三十七部会盟石城碑”背后的碑文记忆尤其深刻：

明政三年，岁次辛未，宣渝足屈奉承统率戎行，委服恩，抚安边塞。是以剪除之众镇长奇宗、求州首领代连弄、覆履磨乃等三邑，统置之众镇。以二月八日回军，至三月七日到石城，更讨打贼郎羽令、阿房田洞、合寨卅七部女考伽诺、十二将弄略等，于四月九日斫罗沙一遮，兼颁赐职赏。故迺共约盟誓，务存久长，上对众圣之鉴知，下揆一德而血占血……

二

一路走来，见闻多，感慨也多。有云南曲靖夜访小篆碑（篆宝子碑）的兴奋，宣威城寨首示众的干巴人头的恐怖，也有贵州毕节女郎的貌美如花，还有被困川东“黑石头”小站挨饿的窘迫。其中，“三十七部会盟石城碑”背后的碑文记忆尤其深刻：

一路走来，见闻多，感慨也多。有云南曲靖夜访小篆碑（篆宝子碑）的兴奋，宣威城寨首示众的干巴人头的恐怖，也有贵州毕节女郎的貌美如花，还有被困川东“黑石头”小站挨饿的窘迫。其中，“三十七部会盟石城碑”背后的碑文记忆尤其深刻：

一路走来，见闻多，感慨也多。有云南曲靖夜访小篆碑（篆宝子碑）的兴奋，宣威城寨首示众的干巴人头的恐怖，也有贵州毕节女郎的貌美如花，还有被困川东“黑石头”小站挨饿的窘迫。其中，“三十七部会盟石城碑”背后的碑文记忆尤其深刻：

一路走来，见闻多，感慨也多。有云南曲靖夜访小篆碑（篆宝子碑）的兴奋，宣威城寨首示众的干巴人头的恐怖，也有贵州毕节女郎的貌美如花，还有被困川东“黑石头”小站挨饿的窘迫。其中，“三十七部会盟石城碑”背后的碑文记忆尤其深刻：

达泸州长江南岸。从卡车上往轮船上卸货时，一条驳船失去重心，船上运载的书籍全部滚落于江中，尤其让人沮丧的是，分装于各箱中的拓本和善本书籍，这些书籍中有《敦煌遗书》《赵城金藏》《永乐大典》《四库全书》《洪武南藏》《清代“殿试卷”》《蟠室老人文集》《金刚经》《孤本》《钦定古今图书集成》《儒门经济长短经》《磻砂藏》《普宁藏》《华阳国志》《乾隆初年军用地图》《明实录》等等。善本藏书有南宋緙熙殿、元翰林国史院、明文渊阁、清翰林院及内閣大库等历代皇家珍藏。

众人一看不好，赶紧上岸找人打捞抢救。宜宾专员冷寅东得知，当即下令所属水运局火速派遣潜水员下水打捞。一番紧急打捞后，总算把掉落进江里的箱子全部打捞了上来。打开箱子，查看装在箱内的书籍——

从江水中捞出的书籍，水顺着函套（装籍时包了函套）往船板上掉，一滴一滴又一滴，数十滴……“嗒嗒”的是江水，也是泪水——五万万中华同胞，被日寇蹂躏的泪水！也是血水——战死或受伤的将士们身上流出来的血水！

而一册册的古籍，就是中国一片片的版图！从秦汉、唐宋、明元，一路绵延而来……版图上镌刻着战乱和外敌入侵的血泪般的文字！

三

先期到达李庄的董作宾，按照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安排，将江中打捞上来的书籍，全部运往宜宾忠孝街小学，再开箱晾晒，并一一登记注册。晾晒书籍过程中，重庆的傅斯年与宜宾的董作宾信函不断，频频交换救治情况，随时向民生公司通报。

鉴于晾晒书籍数量巨大，宜宾王崇武一纵人忙不过来，董作宾安排随后从昆明赶来的一组同仁，参与晾晒。在晾晒书籍的过程中，史语所机要秘书廉君，坚持写晾晒工作日记，以下是日记几则。

一九四〇年十月三十日 星期三
今天开始晾晒掉入江中被浸湿的书籍。

学校能够晾晒的地方都用上了，最宽敞的晾晒地方当数操场坝。整个操场铺满了书籍，像在上面铺了层厚厚的印着字迹的毯子。

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三日 星期日
《敦煌遗书》为宗教典籍和世俗典籍两大部分。其中，宗教典籍占80%，世俗典籍部分约占20%。该书包括长卷、蝴蝶装的册子、散页等，其中长卷最多，由此人们习惯把《敦煌遗书》称作卷子。

大量的经卷由专职抄经手手写而成，字迹端庄而工整。

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八日 星期五
今天是中国第三个记者节。三年前的今天，以范长江为首的新闻工作者在上海成立了中国青年记者协会。

西南联大和史语所迁来李庄是一桩能够载入史册的大事。假以时日，我会像范长江那样，将这个大事件写成一本文学作品。

冬季，少有出太阳，偶尔出来，那光也是弱弱的，像照在玻璃上的反光，没有温度。阴天或阴雨天，只能放在避雨的地方晾着，让其阴干、风干，换言之，靠一天天的积累把浸入书页的水渍慢慢吸干……如同积弱积贫的中华民族用血肉之身跟武裝到牙齿的鬼子拼死搏斗，靠无惧生死的精神和坚贞不拔的持续赢得最后的胜利。

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 星期二 小寒
《四库全书》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部丛书，共收录3503种图书，

合计79337卷，分为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涵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，包括文学、历史、哲学、科学、技术等各个领域。

唯一的遗憾，《四库全书》是乾隆皇帝在“文字狱”的背景下，为了限制思想自由，巩固统治地位下令编著的。

一九四一年二月十日 星期一
近二十万册书籍晾晒了整整三个多月，到今天算是告一段落。明天开始装箱，装箱完毕，上轮船运往李庄板栗坳。

李庄，长江上游的一个普通村庄，自1940年起陆续接纳了同济大学、中央研究院与社会科学研究所、中央博物院筹备处、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。这是何等见识和气度！

结缘李庄，学院之幸，学人之福矣。午饭后，廉君走出学校，往长江边上。走到校门口，发现学校围墙边那簇迎春花开了！那一簇簇绽放着的金黄色花朵，在热烈地宣告着春天的到来。

校园外面是田野，坡上草儿青青，路边枝芽吐绿，水田里鸭子游弋；一路春风，一路景致。来到江边的廉君，顺着江边，一路走去。

四

万里长江流经宜宾地段后，突然90度拐角，形成一个“几”字形长约二十四公里的大湾，这个气势雄伟的大湾被称为“万里长江第一湾”，大湾流出宜宾近二十公里，流到一处平坦开阔的村庄，这个村庄便是后来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镇的李庄。20世纪40年代的李庄还是个不起眼的川南村庄，李庄的闻名是因为几所高校和研究所的到来。

从地理学上讲，“万里长江第一湾”并不属于长江四大弯。长江四大弯通常指的是云南虎跳峡、宜昌大拐弯、荆江大弯和江口大弯。四大弯之余，应该还有十多道小弯吧，相比长江的大小十多道弯，同样被誉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黄河有九曲十八弯。长江黄河的这些大小“弯”，与两条大河一道，滋润了两岸广袤的田野和无数的村庄，养育了大量的人口。如果黄河和长江没有这些“弯”，尽管也浩瀚，但少了回肠荡气，没了幽深和诡秘。如果长江黄河仅仅是为了养育自身，它们尽可由东西一路奔去，那样既少了行程的劳顿，还不用去看顾河湾的村庄和村里的村民，可她们偏偏就拐了弯，且不止一个。有了这些“弯”，就有了更多肥沃的土地，茂盛的村庄和兴旺的人口。瞧它们遇到障碍绕过去的样子：这儿有障碍咋办？嘿，从障碍旁边绕一下就过去了呗。一绕就绕出了弯来！绕弯的时候呢，顺便抓点沙，抓点泥，抓点土，再抓点别的什么东西，这些东西既能滋养“湾”里的村庄和生灵，也丰富了咱河流自身哩！绕弯是圆融，更是积蓄势能。就像我们这个民族，磨难愈多愈顽强，坎坷愈多愈坚韧，九九八十一难后，必有凤凰涅槃似的大惊喜——抗战胜利的那一天，五万万中华同胞将举杯畅饮！

五

宜宾李庄无疑是万里长江第一镇。李庄之外，另有两个“长江第一村”，分别是长江入口的江苏南通如皋市朗庙村，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的马鬃山村，朗庙村和马鬃山村被誉为“长江第一村”更多属于地理位置上的定义，李庄则属于文化学和政治学上的定位——抗战时期的李庄因驻扎过几所高校和研究机构，对近代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。如果说庇护过以西南联大为首的李庄是李庄的辉煌和骄傲，那么“储藏”过十五万多册经典书籍和两万册中外杂志的李庄，则是为辉煌的李庄保留了一段中华民族的典藏记忆。
壮哉，李庄。
美哉，李庄。

她小巧，却不玲珑，是在人群中见过一面，转头就想不起模样的那种。但是几个女人聚在一起，她绝对是最显眼的那个。话匣子一开，旁人几乎插不进嘴，任凭她叽叽喳喳，连珠炮似的说个不停。她姓田，绰号“田麻雀”由此而来。

田麻雀一个办公室的，是清一色的几个年轻女人。根本用不着推选，田麻雀就成了她们的“新闻发言人”。新来的胡晓，打破了清一色的格局。胡晓属帅哥系列，高大英俊，一表人才。掉进这“花丛”里，几个女人总爱拿胡晓打趣，有些话他都不好意思说出口，多次被弄成“大红脸”。因为胡晓的腼腆，田麻雀的“新闻发言人”的地位，丝毫没有动摇。

这天上午，早过了上班的时间，田麻雀的人影儿未到，声音就先到了。在门口的田麻雀，气喘吁吁地说，急死人了，塞车了。冲进门，他把包往椅子上一摔，一屁股坐上办公桌，用手当扇子，居高临下开始发布新闻。

田麻雀说，她今天比以往哪一天都出发得早，塞车耽搁的时间太久了。不过，好在车上一点都不闷，看了一场现场表演的电影。那个女人太有脾气了，在十字路口中间，死死揪住男人的衣领，声泪俱下地吼：“你给我说清楚，是哪个野女人一早就给你发短信，死不要脸叫你老公。”男人满脸通红，哭丧着脸辩解：“天大的冤枉啊。肯定是信息发错了，借我一百个胆子也不敢啊！”女人咬牙切齿：

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到办公室，单位要组织大家外出团建，管吃管住，地点是一个大家心仪已久的地方。办公室几个人欢呼雀跃，胡晓巴掌拍得最响。唯独田麻雀没有一点反应，一副事不关己波澜不惊的样子。

背着田麻雀，办公室几个人

田麻雀

□ 席维浦

“你忘了是怎么把我追到手的吗？敢背叛自己的誓言，今天我陪着你，一起让车撞死！”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挤得水泄不通，车子堵了一长串，最后是110来疏通了好一阵子才把路让出来。

田麻雀正准备借题发挥，谈谈自己对这件事这个男人的看法，胡晓冷不丁冒出一句，“一点都不淑女！”按理，胡晓评价的应该是那个撒泼的女人。可田麻雀一下子打住了话匣子，猛地从桌子上跳下来，脸红一阵白一阵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田麻雀变得有些异样。她悄悄溜进办公室，静静地坐在办公桌前，专心致志地看书。新闻发布取消了，说起话来也慢条斯理的。

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到办公室，单位要组织大家外出团建，管吃管住，地点是一个大家心仪已久的地方。办公室几个人欢呼雀跃，胡晓巴掌拍得最响。唯独田麻雀没有一点反应，一副事不关己波澜不惊的样子。

背着田麻雀，办公室几个人

长江之范

□ 汤飞

幼时翻看报纸，第一眼关注的是字体字号突出的主副标题，第二眼了解的是开篇段首的“本报讯”及记者大名。一般文章的作者姓名多在题目之下，通讯新闻却有着不同的排版讲究。通过阅读，我记住了不少“无冕之王”，范长江是非常特殊、耀眼的一个。

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终于有机会走进范长江故居，怀着虔诚之心拜访一位先辈，去实地看一看他出生和生活的地方，亲身体验往昔与今日时光交错的奇妙感觉。生活场景定格，生活用品安静地迎接来客，不疾不徐地轻声诉说当时的故事。它们的同款大多曾出现于我家，甚至充当孩童时的“玩具”，这让我顿生亲近之感。我不自觉地放慢脚步，放缓呼吸，仔细观看，认真聆听。似乎一转眼便能瞧见那个名叫希天的小

手中的笔是武器，满腔心血是浓墨，能写敢言是态度。他公开客观地报道红军长征，深入战地采访，奔赴延安，一路走，一路写，笃知此事要躬行。一张报纸可聚百万兵，而报人却绝不能

东栏晴雪

□ 余四勇

“白发知时节，暗与我有期。”不惑上五，白发初萌，如浅草在林，每每拔之而后快。记得某天对镜梳妆，似有一道银光，第一根白发赫然出现在鬓角，“嗡”的一声，脑海里瞬间涌起四个字：大势已去。惊恐失色，音量飙升，呼来女儿，女儿屏住呼吸，轻轻提起，用力一拔，白发即下。

捏在指尖，细细端详，我的生活，从此不一样。黑芝麻糊、黑芝麻糕、黑芝麻丸、干炒黑豆、醋泡黑豆、乌鸡炖黑豆、黑米粥、黑米豆浆、黑米杂粮饭，有用没用不知道，但这些黑色食品，在我的“食谱”上必不可少。

天命之年，白发多生，如秋霜染鬓，拔之已是徒劳。“白发悲花落，青云美鸟飞”“白发三千丈，缘愁似个长”“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”……噫吁嚱，还来得及认真年轻，怎可就此轻易老去？

于是乎，或听从友人建议，或捕捉广告信息，买来手套、耳罩、围脖、发帽全套家伙，植物染、精萃染、茵药染、藏药染，泡泡染、细致染……一一采用，轮番上头。毕竟不是专业人士，最初几次，要领没掌握，动作不娴熟，导致上色不均匀，干涩发脱落，衣服、镜框、案台也被染色。锲而不舍，再学再悟，又配套牛奶泡、首乌膏、玫瑰

露，精心打理，定期维护。

一顿操作猛如虎。鬓发如云，青丝如瀑，看似潇洒自如，但“染指有损健康”的阴影，萦绕心头，挥之不去。何况，白发蓬勃，只需十来天，便又卷土重来，长出一大截，黑白一对比，甚是扎眼球，又得全套上阵，一番折腾。

因了这些操作，近年来屡被人夸“头发真好，没长白发”。每听此话，倘三人以内，均如实作答：拔了，染了，相视一笑，坦率无比。若三人以上，只得“呵呵”两声，脚趾抓地，不再言语。粗略统计，这种情境，大多发生在早晨上班时间的电梯里，“呵呵”之后，顿觉“刺棱”一声冒出两根白发，在众人眼皮底下戳穿自己。

如此，周而复始，循环往复，不胜其烦，心生厌倦。想起多年前的一位老领导，头发乌黑光亮，退休一月，再见之时，竟已银丝漫卷。当时的我，少不更事，还以为老领导不甘退休，神伤致此。事到如今，方才明白，老领导当时的“乌发”，和我现在的“乌发”应是

议论开来。都说田麻雀的举动反常，怕是生病了。有她在，乐趣就多，眼看就要出发了，如果她缺席了怪可惜的，得想法在出发前把她的病治好。胡晓刚来不久，手头的事不多，陪田麻雀看病的任务就落在了他肩上。

田麻雀的个性，胡晓早有耳闻。她自己没吭声，主动关心多半会被当成闲事。说不定刚问“你病了吗”，她就回一句你才有病。胡晓鼓起勇气，走到田麻雀身边，轻轻地说我陪你去看病吧。田麻雀有些手足无措，面带微笑看着胡晓，咬着嘴唇，使劲点了点头。

田麻雀与胡晓并排走在街上，像蜗牛爬行。胡晓说，你身体不舒服，我们打车吧。田麻雀答，走路锻炼身体，是最好的“药”。

走了一会儿，田麻雀问，你来这么久了，也没哪个女孩来找过你，你还没有女朋友吧。胡晓说，大学毕业的时候，和女朋友吹了，她不愿意跟我回老家这小城。我现在是一人吃饱，全家不饿。

田麻雀呵呵一笑，我也是孤家寡人呢。说完这句，就一直沉默。胡晓也不再言语，陪着田麻雀慢慢地走。

胡晓边走边想心事，直到田麻雀说到了，他才从“梦”中醒来。胡晓抬头四顾，问医院在哪里。顺着田麻雀手指的方向，胡晓看见了一块招牌：淑女培训学校。

胡晓转身就跑。田麻雀边走边喊：“胡豆（新绰号诞生了）！等等我，我是麻雀。”

闭门造车，纸上谈兵。既向外界反映实情，又从内心改造自我，在寻找“中国向何处去”的答案的同时逐渐明确自身抉择。一路走来，那支笔没有停、没有歪，那团墨没有淡，那份情没有移。

他是新闻战线的一页先锋，从只身冲锋到带领团队。范长江组建队伍时善于识人，发展队伍时善于用人，壮大队伍时善于育人。识则知全面、重特长，用则大力支持、护航兜底，育则不藏私不余力、带头干示范做，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并济，在他的努力下，终于造就了一支新闻事业生力军、主力军。

若将此长江喻于彼长江，家教如江水之源远流长，铁笔荡风云如浪潮之激情澎湃，循循善诱如江流之胸襟广阔。我不敢说读懂了范长江，然而他的奋斗历程、他的求真精神，却温暖亦能照亮我的内心。

一般处境啊。既已“懂得”，好生歉疚，未走他人路，怎能妄揣度？

少时不懂人白发，懂得已是白发人。近日，头顶也长出了三根白发，一寸多长，直愣愣地立着，仿佛旌旗招展，宣示着它已翻越两鬓，不久的将来，这里也将是白发的“主场”。生命可贵，天道难违，不禁对自己发出“灵魂之问”：发如雪，又如何？“东栏梨花”，见其本真，守其素朴。欲尽风雪，看遍花落，乃不为形役，不为物累，当天人合一、顺应自然。我告诉女儿自己的想法，女儿说：让头发回归自然，妈妈将解锁一个别样的春天。

自不惑到天命之年，我与我的白发，发生了一场持久战。从恐惧、惆怅、忧伤，到对抗、放下、接受，心渐安然，风轻云淡。放下的，是对“乌发”的执念；放下的，又岂止对“乌发”的执念？接受的，是自己终将成雪的白发；接受的，又何止终将成雪的白发？

对镜观己，心如明镜，不再染发，是以记之：

三千青丝将成雪，百番墨染何时歇？

且让一株梨花开，东栏晴雪自清明。

本版责编：农夫 常弘